



來鴻去雁

金義楨·方倫

方倫大居士道鑒：

前示函及此次惠助敝會醫藥基金款七百元，先後奉收，並隨函附上收據十九張，敬頌分神轉給樂助諸道長為禱。

居士淨宗大德也，欲舍同道，神仰朝夕，奈為業病所纏，無緣參謁親近，此次能獲書面開示，亦可大解謁念之心，尊書所示，奧義深入淺出，當機說法，實為我等之寶也，現生解除身心惡業，當來上躋蓮邦，取用有餘，故末學等於書降之日起，即先行反復為同道講述後則公佈，目的上赴居士之悲心，下隨有緣同道之取受耳。

今懇者，現有問題二則，啓請居士示正。

一、參閱無量壽經三輩往生品，上、中、下三輩往生成就，係由於因地修持分別而決定，惟三輩中有一共同點，即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換言之，往生之中心即為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能於一向專念，又決定在所發之菩提心，二者無分葛性亦無厚薄之分，正如藕益大師所說：「得生與否，但看信願之有無」「信」「願」亦正是大經所示之發菩提心，依據上來所說，能於一向專念而發菩提心者，雖說亦有成就，但決不能生登極樂淨土，反之能發菩提心，而一向專念之程度即稍有差別，則決生極樂淨土已無疑義，（事實上能發菩提心之行者一向專念當無問題因信願行有相互聯貫性，行完全導源於信願之故）所以愚意認為自發或助發菩提心實為弘揚淨土宗者應該重視之問題，末學等原屬淺見陋聞，有關自發或助發菩提心類之文字尚鮮閱讀，雖金剛經與起信論皆有詳述，但亦僅能自身領悟一

二、融會而助人，尚無能力。大著淨法概述，對信，願，行有詳情闡述，尤對信特以十重申說，可謂對信發揮盡止，但末學等還感覺有欠些什麼？而這什麼又非言說所能表達，我等很希望願居士大智，將「如何自發或助發菩提心」之類為題，能再撰文開示，則淨宗全體學人幸甚。

二、極樂淨土得成是否基於人間淨土之建立，現生無法建立個己或集體之人間淨土，當來求生極樂淨土，是否影響，雖說能生淨土，是仰仗彌陀願力攝受為主，但求生者一味仰賴，而未實行，感應自難道交，雖彌陀願力無上與此輩行者又有何關，小本上之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又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……若七日，一心不亂」是否可認係示行者外行與內心建立人間淨土之註脚。又「一心不亂」，是否可釋作行者建立人間淨土之目標，此間留置心頭甚久，未敢輕啓示人，而導此問之由，為一般不明淨宗者，常以念佛與世無利為攻訐，若上來所見不謬者，淨宗實為一般法門中最積極者也。

以上二題，簡略請示，還請居士悲憫示我正見。

專此 敬請

法樂

末學 金義楨 和南

四月十八日

覆函

四十四年四月廿三日寄出

義楨大居士道席：四月十八日手書及收據，均謹收悉，並已將收據分發各捐助者收存，諸費仁神，至為感佩。倫德薄學淺，辱承下問，至感慚作，然恐方命，勉就所提各點，分答於左：

一、據無量壽經文，果然三輩往生，皆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為主，此言淨法之原則，固當如是耳。發菩提心，即是發成佛心，極樂眾生，法爾皆是阿鞞跋致，也就是說：生其國者，法爾皆當成佛，不成不止，所以若論起此事，發往生心，也就等於發菩提心，以其結果同也。凡一法門，其所標榜之最高軌則，有如學校考試滿分，定為一百分，然學之者，根器及造詣皆不同，故結果則得八九十分，六七十分不等。今若所標之軌則為六七十，則學之者，結果得四五十，發菩提心，一而專念。此是懸鵠立極，與天下後世作軌則，然天下後世往生者，則未必能盡符此軌則也。例如觀無量壽經中，下品三輩之往生，亦有其共同點，即「生前作惡，命終趕得及念佛」。此與發菩提心，及一向專念，皆不相符矣，然亦何礙其往生哉？但往生尺度，雖可放寬，而軌則則必須補足，以符道矩，所以生前若不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者，生後須當補修。不見觀經下品下生文中，明明載有：「聞已歡喜，應時即發菩提之心。」是發心在往生之後矣。生在極樂國那樣良好環境中，還怕不會專念阿彌陀佛嗎？其實欲往生者，能發菩提心固佳，萬一不能或不知，但專念即可，普通都是如此。鄉村老婦，市井愚夫，念佛皆得往生，彼等又安知發菩提心哉？發菩提心並不難，課誦時多有云，例如四宏誓願中：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」又蓮池發願文，一開頭便說：「我今普為四恩三有，法界眾生，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，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，期生淨土。」慈雲懺主發願文末段：「即聞佛乘，頓開佛慧，廣度眾生，滿菩提願。」大慈菩薩發願偈：「無邊煩惱斷，無量法門修，誓願度眾生，總願成佛道。」三皈依中：「自皈依佛，當願眾生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」又暮



「死」是誰都不喜歡，和畏懼的一宗事。它，非但給人於臨終四大分離之時，身體上感受痛苦，（佛經云死如風刀解體，活龜剝壳，其慘痛可知。）而且它剝奪了人們生前所有的名、利、事業、妻、子、眷屬及一切的嗜好。死，真是够威脅和凄楚的了，但緣起的世間，是生滅的，無常的，有生便有死，誰能倖免呢？所以徒自愛懼是沒有用的，學佛的人正不必「諱疾忌醫」，應該趁一息尚存的時候，把「死」的問題研究一下：這可怕的癡結，是在那裏？如果能夠明瞭和把握住，並知道死後可能的去處，切實準備一番，那麼，一旦死魔來臨之時，我們已對它的真面目認識有素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了。

我學道的因緣，可以說是因「恐怖死苦」而引發的，在我短暫的一生中，親眼見着三個親人，先後逝世，他（她）們臨終時貪戀世間和難捨生命的情景，和掙扎抽搐痛苦地咽斷最後一口氣時，有口而不能說的痛苦，真是觸目心驚，所以在我學道以後，那深刻難忘的「死苦」印象時常盤旋在腦際，它，促使我的道念儼然而生，不敢懈怠，精進念佛，因此，反而做了我學佛的增上緣。

爲了應付遲早總要來臨的死，下面所寫的是筆者平時修持中，列爲應有的觀念，時常提高警覺作爲準備的一些。

（一）但念無常，時時準備 不要以爲我素來身體很健康！並有舒適的生活環境，還可以活上相當時日，反之，我常以「人命在呼吸間」警惕自己！不但那四大假合幻軀，是虛妄不堅，隨時可能變壞，即使生命的長短都是前生業報，有一定期限的，無常迅速，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死，因此我經常在不同情緒下，或順逆環境中，突然作臨死想，用以試驗我心理上的反應。結果呢？正當我動此念頭的時候，我藏識中所有阿彌陀佛的佛號，便亦隨之脫口而出，可是此時所念的阿彌陀，句句皆如雷霆萬鈞，顯得特別親切而有力，原因是：當此生死關頭，業識茫茫，無本

可據，只有這個六字洪名，才真是安身立命之所，讀者諸君如若不信，請一試便知。

（二）確信往生，忍住痛苦 淨業行人其一生所修持者，當然是希望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衆來迎，往生極樂，則歷劫生死一有了百了，漢益大師說過：「往生與否端在信願之有無」，蓋種子起現行，自始至終均須賴願力支持，方能圓滿。至於臨終痛苦，在所難免，平時應作四大五蘊無我，誰受痛苦的「空觀」，並念此臭皮囊終須捨棄，我今以最後身酬償歷世仇怨業債，即有病痛須極力忍受，同時集中注意力，一心稱念佛號，亦可忘却痛苦，倘更因病痛稱念至極，忽然絕諸對待，情見空亡，刹那間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深入如來果海實相，則化佛不期而到，接引蓮生蓮邦矣！

（三）捨諸貪愛，正念熏修 世間的名聞、事業、妻子、財產、及一切享受，皆是人們所追求，而難捨棄的，因爲有此種種愛好和希望，遂受惜生命，貪戀世間，此等愛愈多，則愈增臨終的障礙，八大人覺經說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，……」，這一段經語即啓示吾人不可貪戀世間，執着萬法，以爲實有，吾人應知，人生離、合、悲、歡、榮、枯、得、失、以及妻、財、子、祿都是宿業隨緣，生滅聚散，吾人只該隨緣消舊業，不應再深染愛憎恩怨，如果看不破，放不下，臨欲命終，心生顛倒失却正念，於是，隨業受報，不知死所，這才是可怕可哀哩！所以學佛人應時時覺察自己平生所最難忘懷而捨棄的是什麼？察出之後，即須針對除滅，速求遠離，使心無罣碍，無罣碍故，死雖來臨，亦不致作解脫的障礙。

關於死之所以威脅和憂畏，據筆者窺見，以爲此中是有病苦、貪戀、顛倒三種身心上困擾，如上所述，雖然筆者於修持中，亦曾作如上面的觀想和準備，原不值識者一笑，但生性愚笨，迄今對上述觀想，仍未成熟，果真臘月三十日到來，將因準備不够，而生起罣碍，故望善知識們慈悲，不吝法施，另揮高見指示，則「拋磚引玉」才是寫此文的真正目的。

董頤元

時課誦本中有云：「我今發心，不爲自求人天福報，聲聞緣覺，乃至權乘諸菩薩位，惟依最上乘，發菩提心，願與法界衆生，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，皆是符合自發或助發菩提心也。

二、人間淨土之建立，並非不可能，根據維摩經：「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之義，必須此界衆生，悉行十善方可。然返觀娑婆，不論中外人民，其居心行事，均不能合淨土條件，不合即是不能實現。亦如孔子之世界大同理想，僅成其爲理想而已，不比極樂是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，所以成爲淨土也。經云：「一心不亂」是由心淨做起，張三不亂，則張三生極樂，見淨土境界；李四亂則李四生娑婆，見五濁境界。若全世界人民及衆生都不亂，方成人間淨土，所以憂憂其難，譬如我種花，而彼折花，我戒殺放生，而彼餓殺雞鴨，污穢遍地；我持淨戒，而彼殺盜淫；我和平，而彼侵略，血流遍野，此安能淨耶？大函中，屢屢言及人間淨土，我實對君說，此事當先建設人心，建心成功，即是建土成功，否則無益。彌勒下生經載：當彌勒下生時，此南瞻部洲，輪王出現，有情充滿，國土富盛，無諸災難，男女皆由善業生，地無荆棘，惟生軟草，香稻自出，美味充足，樹生衣服，衆綵莊嚴，花果充實，人壽皆八萬歲，無有疾苦，離惱常樂，具相端嚴；色力圓滿。同屬南瞻部洲，何以此時穢，而彼時淨，則土無異，而人心異也。念佛人，除念佛外，其他一切，悉同世人，努力事業，加之彼等爲惡，而我則行善，何至與世無利，被人攻訐耶？

敬覆並頌 法喜無量

學人 方倫和南